

馬克思主義

列 寧 著

目 錄

- (一) 哲學的唯物論
- (二) 辯證法
- (三) 唯物史觀
- (四) 階級鬥爭
- (五) 經濟學說
- (六) 剩餘價值

· 智 慧 叢 書 二 輯 之 一 ·

一九四九年六月出版

智 慧 出 版 社 發 行

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之見解和學說的體系。馬克思是繼承了而且燦爛地完成了十八世紀歐洲屬於人類中三個最進步的國家之三個重要的思想傾向，即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經濟學以及法國的一般革命學說相關聯之法國的社會主義。他把近代唯物論和近代科學社會主義的總和總聚為世界上一切文明國之工人運動的理論及綱領，這種見解的澈底和完全，就是他的反對者，也是加以承認的，所以在說明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內容，即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前，我們須先簡單地介紹他的世界觀。

(一) 哲學的唯物論

馬克思從形成他的見解的一八四四——四五年時起，是一個唯物論者，是一個費爾巴黑〔一〕的追隨者。但是到了後來，他便發現費爾巴黑的弱點，即以爲他的唯物論尙是缺乏澈底性和普遍性。馬克思見到費爾巴黑之世界史的劃時代的意義是在他之和黑格爾〔二〕的唯心論決然相分離，在他的宣言唯物論，唯物論在十八世紀，特別是在法國，已經不只對於現存的政治制度，同時對於宗教及哲學，以至……一切形而上學（對於正氣的哲學之醉昏昏的思辨）開始鬥爭了（見遺稿中的「神聖家族」）。馬克思寫着說，「在黑格爾，以爲思想過程——他甚至把「觀念」這個名詞轉化爲一個獨立的主體——是現實的製作者，創造者……至於在我，恰是相反，所謂觀念不外是被移植被翻譯到人類頭腦中的物質。」（見「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序文）恩格思是和馬克思的這個唯物論哲學完全相一致，而且常常加以解釋，他於「反杜林論」（Anti-Dühring）〔三〕一書——這個著述的原稿在付印前會由馬克思讀過了的——中說，「世界的統一性不在牠的存在，而是在牠的物質性，這是由哲學

和自然科學之久長而艱難的發展過程所證明的。……運動是物質存在的形式。不論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都從未有過，而且也不能沒有運動的物質，或沒有物質的運動。……要是提到思想是什麼，意識是什麼，牠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等問題，我們就可以說，牠們是人類頭腦中的產物，人類自身又是發達於自然的某種環境中而且和牠共同發展之自然的產物。這樣，很明白的，結果，自然的產物之人類頭腦的產物，是和其他自然的連繫，並不對立，而是和他一致的。」他又說，「黑格爾是個唯心論者。即是說，由他看來，我們頭腦中的思想不是現實的物體和過程之多少抽象的反映，不恰是相反，在黑格爾，物體及其發展是在世界發生以前已經存在於什麼地方之觀念的反映。」恩格思在所著「費爾巴黑論」——恩格思在這部書中，解釋他自己和馬克思對於費爾巴黑之哲學的見解，而且他這部書是他豫先讀過論黑格爾，費爾巴黑，及由他和馬克思在一八四四至一八四五年所作唯物史觀問題等舊著作的原稿之後去付印的——中說，「一切哲學上，特別是近代哲學上最大的根本問題是思想和存在，精神和自然間之關係的問題……是誰在誰之先呢？精神先於自然？還是自然先於精神呢？……哲學因對於這個問題之回答的不同，而分裂為二大陣營。主張精神先於自然而存在，因而承認某種之宇宙創造的人們，是形成了唯心論的陣營。……認定自然在先，思想其次的人們，是屬於唯物論的陣營。」除此以外對於（哲學的）唯心論和唯物論之概念的使用，都不過是引起了混亂。馬克思常常不僅駁擊和宗教相結綽的唯心論，而且又特別駁擊普及於我們的時代之詹姆斯及康德的見地，不可知論，批判主義，採取種種形式的實證主義。他認定這種哲學為對於唯心論之「反動的」讓步，或是從唯物論的後門偷偷地引入了在公眾前被放逐的東西。關於這個問題，除了前述恩格思和馬克思的著書以外，還可參照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馬克思致恩格思的書翰。在這里，馬克思指摘說，自然科學者黑格爾是完成了勝過普通之唯物論的進展，他承認「我們在實際地觀察並思想時，不能脫去的唯物論的本質」，同時又非難他給不可知論，詹姆斯主義方面造作了「遁辭」。馬克思關於自由

對於必然之關係的見解。非特別注意不可。「必然在牠尙未有意識時，是盲目的，所謂自由是必然的認識」（恩格斯，「反杜林論」）——這是一個自然規律之客觀統制的承認，把必然辯證法地轉化為自由的承認（完全和把未知的但是能知的「在自之物」轉化為「爲我們之物」，轉化為「物之實體」，轉化為「現象」相似）。馬克思和恩格斯舉出包括費爾巴黑在內（更包括布哈勒，佛格特和穆勒左爾特）（四）等之庸俗的唯物論在內之舊唯物論的根本缺陷如下。

（一）那些唯物論是過於機械的。沒有注意到化學及生物學之最近的發展（在我們的時代，此外更須加上關於物質的電氣學說）。

（二）舊唯物論是非歷史的，非辯證法的（在反辯證法的意義上說來，是形而上學的），沒有澈底地而且普遍地展開四面發展的見地。

（三）牠是抽象地理解了「人類的本質」，而沒有把牠視爲「一切社會關係」（具體地歷史地規定了的）的「總和」，所以不過是說明世界的變化成爲問題時的世界，即沒有理解「革命的實際行動」的意義。

註一，費爾巴黑（一八〇四——一八七二），德國的唯物論哲學家，在「基督教的本質」上，力說宗教體系對於智慧的支配已經是告終了。費爾巴黑的主題是完成了「以青年的世代爲由信仰到思想，由祈禱到活動，由來世的候補者到現世的學生。」

費爾巴黑之哲學的歷史意義是在他和黑格爾的唯心論的哲學斷然決裂，另行建立自己的世界觀，而這個世界觀，在本質上，是站在唯物論的立場上的。然而唯物論哲學之包括的方式化及其對社會現象的適用是馬克思的事業，但他是受到了費爾巴黑的影響。

註二，黑格爾，（一八三四——一九一九），德國有名的生物學家。達爾文學說之熱烈的信奉者，他爲了幫助這個學說的普及，特寫成了許多通俗的著書。

註三，杜林（一八三三——一九〇二），德國的經濟學家兼哲學家，對於社會主義之鮮明的反對者，創立自己的理論「關於現實的哲學」。這個理論的基礎是階級對立的緩和。恩格思在

他所著「反杜林論」上，將破壞這個理論的批評加到杜林的見解上。

註四，布哈勒，佛格特，穆勒左爾特——十九世紀後半有名的自然科學家，「庸俗的」唯物論的創始者。他們之唯物論的根本缺陷，第一是機械的性質包含得很濃厚，第二是對於現象的說明缺乏歷史性，第三是不懂得社會的生產條件之意義及歸結社會現象於生物學和其他自然現象中。

（二）辯證法

馬克思，恩格思認黑格爾的辯證法為對於發展的理論最有普遍而豐富的內容之最深刻的學說，為德國古典哲學的最大收斂。他們認一切其他關於發展原則和進化原則的表式為只是一方面的，內容很貧乏的，而使自然及社會之發展的現實過程（屢屢引起突飛的跳躍，大變化，革命）變成殘疾了的東西。恩格思說，「我和馬克思差不多以救出理性的辯證法（從黑格爾哲學也包括在內之唯心論的廢墟中）而把牠轉化到自然之唯物論的解釋，作為唯一的任務。」「自然是確證了辯證法的正確。如最近的自然科學所明示，這個確證是很豐富的（這還是在發見無線電，電子，元素以前所說的話呢！），每天提供了許多的材料，都證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在最後的分析，是辯證法的，而不是形而上學的。」「世界不是從現成的純粹完成的物體所組成的，牠不過是許多過程的總和，在這個總和中，表面上好像是不變的種種事物和那些反映入於我們頭腦中的種種概念，同樣地是在經受着不斷的變化，或是在這裡起來了，或是在那里又消滅了——這個偉大的根本思想，自黑格爾時代以來，很普遍的傳佈到一般的意識中，所以對於牠的一般意義，誰都沒有持異論的。然而在實際上加以承認，和把牠適

用於一切每個的場合或一切研究的範圍中，那是完全相異的。他又說，「在辯證法的哲學看來，從來沒有什麼是永久固定的，絕對的，神聖的。牠在每一事物上，每一事物中，都看見一種不能避免之沒落的印跡，除了發生和消滅之不斷的過程，或由低而高之無終極的進步之不斷的過程以外，任何事物都不能立脚於牠的前面。辯證法本身不過是一種過程之簡單的反映，一種在能思想之頭腦中的反映。」這樣，馬克思的辯證法實是「關於在外部世界和在人類頭腦中的運動之一般法則的學問」。

採取並發展黑格爾哲學之這個革命的方面者是馬克思。辯證法的唯物論是「不需要任何一種站在其他科學上的哲學。」在向來的哲學中，還殘存着關於思想及其法則的科學，即形式論理學和辯證法。照馬克思或是黑格爾的解釋，在辯證法中包含着一般人所謂認識論（Epistemology）的科學。因為認識論又研究認識的生起和發達，即從無意識推移到認識，以同樣的方法歷史的觀察牠的對象。

(三) 唯物史觀

意識到舊唯物論之不徹底、不完全、不普遍的馬克思，就痛切感到有使社會科學和唯物論的基礎相一致，而且照着這個基礎去改造牠的必要。要是唯物論一般地說明意識是存在的結果，而不是說明存在是意識的結果，那麼在把唯物論適用到入種的「社會生活」時，便必然會說明社會的意識是社會的存在的結果。馬克思說，「工藝學明示了人對於自然之行動的態度，人類生活之直接的生產過程，同時又明示了人類生活之社會的條件和由這些條件所生出之精神的產物。」（見「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在「經濟學批判」的序文中這樣的提供了應用到人類社會及其歷史上的個唯一物論之根本內容的完整公式。

「人類在他生活着之社會的生產內，走入了一定的，必然的，離開他們的意志而獨立的關係，即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之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係。」

「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形成了社會之經濟的構造，這就是法律的、政治的上層建築建立在牠上面，還有一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適應了牠之真實的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法規定了社會的，政治的，精神的一般生活過程。不是人類的意識規定了他們的存在，反是人類之社會的存在規定了他們的意識。社會之物質的生產力，在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即和牠們在以前從牠中間發達起來之現在的生產關係，或不過是牠那法律的表現之財產關係發生衝突。這些關係是由生產力的發展形態轉化為牠的桎梏。於是，社會革命的時代便開始了，整個巨大的上層建築，是隨着經濟基礎的變化，而或急或徐地變革。我們在觀察這種變革時，須把兩件事劃分明白，一方面是在經濟的生產條件中之物質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可以自然科學所固有的正確去加以論證的；另一方面是法律上、政治上、宗教上、藝術上、或哲學上的，簡單說是意識上的形態，在這些形態中，人們漸漸意識到這種衝突而和牠澈底奮鬥。」

「正如人們不能照着一個人自己以為他是怎樣，就形成對於他的意見一樣，我們也不能照着革命時代自身的意識去判斷那個革命時代。恰恰相反，我們必須把這個意識解釋為物質生活之矛盾的結果，為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之衝突的結果。」……「就大概而論，我們可將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近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作為經濟的社會的形態之進步的時代。」（參閱一八六六年七月七日馬克思致恩格斯書翰中的簡短公式）「我們以生產方法規定勞動組織的理論」

唯物史觀的發見，或正確些說，澈底地擴張到社會現象之領域中的唯物論，是除去了早期歷史學說的兩個主要缺陷。因為，第一，從前的歷史學說，僅僅注意到人類歷史活動之意識形態的動機，絕不企圖去發現這些意識形態之動機的起源，或者去把握在社會關係之體系的發展中之客觀的規律性，或者去辨識在物質生產的發展階段中之各種社會關係的根柢。第二，向來的歷史學說沒有正確地把握

住民大眾的行動。反之，史的唯物論則先使以自然的——歷史的正確去研究大眾的生活之社會的條件和這些條件的變化成爲可能。馬克思以前的「社會學」和歷史學不過是收集許多零碎材料，成爲一堆乾燥的事實，供給一種歷史過程之孤立局面的描寫。馬克思主義是指出了一條總括地，無所不包地研究社會的經濟的組織之發生，發展及沒落等過程的道路，觀察一切對立的傾向之總和，把牠歸結爲正確地規定社會各階級之生活及生產的條件，排除選擇各個主要觀念或說明牠時的主觀主義和自由意志，指明了一切觀念及一切傾向在物質生產力的狀態中毫無例外的都有牠們的根據。人類是由自己創造了自身的歷史。但是由什麼規定了人類的，特別是人類大眾的動機呢？由什麼起了互相對立之意識和欲望間的衝突呢？人類社會所有這些衝突的總和是什麼呢？形成人類歷史活動的基礎之物質生活的客觀生產條件是什麼呢？這些條件的發展法則是什麼呢？——所有這些問題，馬克思都是注意到了。他指出歷史之科學的研究方法，說明歷史雖也顯露的繁複性和矛盾性，但牠是一個統一的循着規律的過程。

(四) 階級鬥爭

在一定的社會中，有些人的欲望是和別人的欲望相衝突，社會生活是充滿了矛盾，歷史指示出民族和民族間或社會和社會間進行着鬥爭，而且循環着革命和反動、戰爭和平和、沉滯和急速進步或沒落的時代——這些事實都是大家所知道的。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個綫索，使我們在這個一見好似迷宮和叢林之中，發見了規律的統制。這個綫索就是階級鬥爭的理論了。我們只能由研究某一特定社會或社會中的一切分子之欲望的總和，始得科學的規定了這些欲望的結果。因爲欲望的對立是由於分化者社會中的各種階級之生活狀態及生活條件的相異。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一切人類社會，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恩格斯附註說，原始社會的歷史是個例外）。自由人和奴隸，貴族

和平民，地主和農奴，行東和傭工，簡單說，就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從古到今，沒有不站在相反的地位，不絕地繼續着有時隱秘有時公開的鬥爭。每次鬥爭的結局，不是全社會之革命的新建設告成，便是交戰階級之全體的破壞。……從封建社會之廢墟上所發生的近代資產階級社會，依然沒有絕滅了階級的矛盾。牠不過是造出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手段，新的鬥爭形式，來代替那舊的罷了，然而我們的時代，就是資產階級的時代，所和其他時代不同的，是在牠把階級對抗弄得簡單了。社會全體現在已漸次分裂為對壘的兩大陣營，互相敵視的兩大階級，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歐洲許多的國家，特別明白地暴露了階級鬥爭之為歷史的主要動力。就是在法蘭西的王政復古時代，已經有許多歷史家（例如柴厘〔一〕，桂若提〔二〕，米涅〔三〕，柴爾斯〔四〕），不得不承認階級鬥爭是瞭解法蘭西全部歷史的鎖鑰。但在最近的時代，資產階級完全勝利的時代，設置議會制度，給與廣汎的（即不施行普遍的普通選舉）的選舉權，使大眾讀到廉價的日刊新聞的時代，漸漸出現了工人及企業家之強大組織的時代，這個時代更明顯地表示（雖然有時候是一面的，平和的，合法的形態）階級鬥爭是一切事變的原動力。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示在社會科學上怎樣地要求將現代社會各階級當中，只有這無產階級才能算真正的革命階級。近代產業雖然能夠叫別的一切階級漸次衰頹，歸於消滅；但只有這個無產階級，是牠特別的主要的產物。中等階級的下層，像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及農民——這些人原來也要反抗資產階級，但他們的目的在藉以保持自己之中等階級的地位；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只是保守的。還不祇是保守，因為他們企圖把歷史的機輪向後退轉，簡直是反動的。就是他們有時來革命，也是因為覺得自己將要墮入無產階級隊伍的緣故。這樣，他們不是爲了防衛現在的，而是爲了防衛將來的利益，他們才拋掉現在的立脚地，去站在無產階級的立脚地。馬克思在許多歷史的著述中，給與了唯物地研究歷史之深切而明著的範例，包含着每個階級地位的分析，有時且包含着在一階級內各種集團及階層之地位的分析，又明白地指示了爲什麼「每個階級

鬥爭都是政治鬥爭」。在我們以上所引用的斷篇中，馬克思揭示了社會現象的網狀結構，顯出在這一階級和另一階級之間，在過去和將來之間的過渡階段，而且畫出了終結歷史進化的決算表。

最深刻，普遍，而又精細地確認並適用馬克思之理論的是他的經濟學說了。

註一，柴爾斯（一七九五——一八五六）卓越的法國歷史家。他說明社會的要素及階級鬥爭為歷史現象之基礎的意義，給了歷史科學以新的光輝。他的主要著書有：「關於法國歷史的書翰」（一八二七），「曼洛維伽王朝時代的物語」，「法國歷史的考察」（一八四〇）以及其他等。

註二，桂若提，（一七八七——一八七四），卓越的法國歷史家及政治家。

註三，米涅（一七九六——一八八四），著名的法國歷史家。他的主著是出版於一八二四年的

「法國革命的歷史」。

註四，柴爾斯（一七九七——一八七七）。法國的政治家及歷史家，他的主著「法國革命的歷史」是出版於一八二三年。柴爾斯在他的大著上，意識到階級鬥爭成爲社會動搖之內部原動的重要性。他結果，是做了巴黎公社的絞殺者。

（五）經濟學說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序文上說「我這部著作的最後目的在是暴露近代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之經濟的運動法則。」馬克思經濟學說的內容是從牠的發生，發展和沒落方面研究一定被歷史所規定之社會的生產關係。在資本主義社會，支配的是商品生產。所以馬克思的分析也就從商品的分析開始的

商品，第一是使人類的某種需要得到滿足。第二是和別的東西相交換。物的效用給牠以使用價值

。交換價值（或單稱價值）自身首先是某種使用價值的一定量和他種使用價值的一定量相交換時的關係和比例。日常經驗告訴我們，一切種類的使用價值，在牠自身是千差萬別，不能互相比較的，而由於幾百萬乃至幾十億的這種交換，終究彼此相互平均了下來。但是，什麼是在這些形形色色之無數物品中的共通性質——即是牠們在一定的社會關係組織內能够相互比較的共通性質？這些物品間所共通的，那就是牠們都是勞動的生產物。人們由於交換生產物，以比較一切種類的勞動，商品生產是一種社會關係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各個生產者生產各種各式的生產物（社會的分業），而且在這個體系中，所有這些生產物都在交換時彼此平衡起來。因此，一切商品中的共通性質，不是在一定生產部門中的具體勞動，也不是同一種類的勞動，而是抽象的人類勞動，一般的人類勞動。表現於一切商品價值總體中之一定社會的一切勞動，同樣是這個人類的勞動，無數的交換事實都是證明了這一點。所以每一個商品，都不過是表現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一定量。

適值的大小是被一定的商品、一定使用價值的生產上所必要之社會必要勞動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分量所決定的。「人們當互相交換不同的生產物時，便是互相把他們之不同的勞動，當作同等的人類勞動。他們並不意識到他們是在這樣做，但事實上他們是在這樣做著。」某一早期的經濟學者說，價值是兩個人間的關係。他應該附加這樣的一句話，即牠是掩藏在這物質的摺疊之下的一種關係。價值是什麼呢？這只有從一種一定歷史的社會組織之社會生產關係的見地，及集團地往復不下數十億次的表現於交換現象中之關係的見地，始能得到理解。「成爲價值的商品，也不過是凝結之勞動時間的一定量。」馬克思於詳細地分析了體現在商品中之勞動的二重性後，便又進而分析價值形態和貨幣。這時，馬克思的主要任務是在研究價值之貨幣形態的起源，研究交換發展之歷史的過程，即在研究由各個偶然的交換行爲（「單純的，各個偶然的價值形態」，即一商品的一定量和其他商品的一定量相交換時），進而及於價值的貨幣形態，在這種形態中，多數不同的商品交換某種一定的商品之一般

的價值形態及黃金是這個一定的商品，是一般的等價形態。交換和商品生產的發展之最後產物的貨幣掩蔽了個人勞働之社會的性質及由市場所結合的各個生產者間的社會的聯繫。馬克思非常詳細地分析了貨幣的各種機能。而且在這裡（「資本論」第一卷最初的幾章都是這樣）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凡是表面看來好像是一種抽象的有時候純粹是演繹的解釋方式的，實際上都是交換和商品生產之進化歷史的一些事實之龐大集合的產物。「貨幣是以商品交換的一定發展為前提。貨幣的各種形態——單純的商品等價物或流通工具，或支付工具，財寶及世界的貨幣——是由甲或乙之機能的適用範圍是怎樣，或其中誰是占到了比較的優越性，而指示出社會生產過程之多種多樣的階段。」（「資本論」第一卷）

（六）剩餘價值

商品生產的發展達到了一定的階段，貨幣就轉化而為資本了。商品流通的公式是 W （貨幣）— G （貨幣）— W （商品），即為了購入乙商品而賣去甲商品。資本一般的公式為 $G—W—C$ ，即為了出賣（取得利潤）而購入的。馬克思指放在流通過程中的貨幣之原始價值的這個增大大部分為剩餘價值。這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貨幣的增大這個事實，是大家所熟知的。實際上，因了這個增大，始把貨幣轉化為資本，這個資本就是一種特殊的、歷史決定了的歷史生產關係，剩餘價值不能從商品流通中產生出來，因為商品流通不過代表等價物的交換，這也不能從價格的增加中產生出來。因為買者和賣者雙方間的得失總究要使相互均等，因為問題不是在關於個人的現象，而是在集團的、平均的、社會的現象。為了要取得剩餘價值，「貨幣的所有者必須在市場中找得一種商品，這種商品，牠自己的使用價值在牠自身就包含有價值的創造源泉，」即一種使用過程同時就是創造價值之過程的商品。這樣的商品是存在的。那就是人類的勞働力。人類勞働力的消費是勞働，勞働是創造價值的。貨幣的

所有者按賤價值購買勞動者，這種價值，也像其他每種商品的價值一樣，是由牠那生產上所不需之必要勞動時間（即維持工人及其家族的費用）所決定的。買進勞動力的貨幣所有者，便有把牠使用的權利。即有要他做一整日，例如十二小時勞動的權利。因此，工人在六小時的行程中（必要勞動時間）創造了購買他那生活費的生產物，在其餘六小時的行程中（剩餘勞動時間），便創造了剩餘生產物或剩餘價值，對於這一部分的生產物，資本家是不付代價的。所以由生產過程的見地看來，我們必須要把資本分作兩部分，即投用在生產工具（機械，器具，原料等等）上的不變資本——這一種資本的價值是一次或分期的沒有變化地轉移到完成的生產物上面去的——和投用在勞動力的上的可變資本。這後一種資本的價值不是經常的，而是在創造剩餘價值的勞動過程中生長起來的。因此，要表現勞動者被資本榨取的程度，我們就必須要比較剩餘價值。但不是和全部資本相比較，而是單和可變資本相比較。馬克思指這個關係為剩餘價值率，用我們的例子說，是 $\frac{1}{10}$ 即10%。

資本發生之歷史的前提條件，第一，必須要在生活於商品生產的較高發展之條件下的各種人手中，有一種龐大數目之貨幣的蓄積。第二，必須要有「自由的」工人。自由的工人這個名詞是有兩種意義的。就是在他出賣他的勞動力這一點上，一定沒有什麼壓迫和制限，就是，他必須要不受土地的及一般生產工具的約束，他必須是個除了出賣勞動力以外便沒有其他生活方法之無產的工人。

剩餘價值的增加，因兩個根本的方法而變得可能。即由工作日的延長（絕對的剩餘價值）及必要工作日的縮短（相對的剩餘價值）。馬克思分析第一個方法，展開了一幅工人階級爲了縮短工作日而鬥爭的廣大印畫，以及政府首先（十四世紀——十八世紀）爲延長工作日，隨後（十九世紀工場法的制定）才縮短了工作日所施行之干涉的廣大印畫。自「資本論」出現以來，所有世界各國之工人運動的歷史，處處都提供了無數例證這幅印畫的新事實。

馬克思分析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研究三個由資本主義提高勞動生產性之根本的歷史階級。即是

：(一)單純的協業，(二)分工和手工業。(三)機械及大工業，馬克思怎樣深刻地曝露了資本主義發展之根本的、典型的特徵呢？這只要一看俄羅斯所謂「家內工業」之工業的研究所提供說明上面三個階段的最初二者之最豐富的材料；也便可以明白了。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已經注意到之大機械工業的革命作用，在自此以後的半世紀間，又表現於許多的「新興」國家了。

再，那非常重要而且具見獨創的是馬克思之資本蓄積的分析；那就是說，把剩餘價值的一部分轉化為資本，剩餘價值的這一部分是專用於增加生產，而不是用以供給資本家的需要或滿足資本家的慾望。馬克思指摘出所有早期古典經濟學者（從亞丹斯密士以下）所犯的謬誤，他們以為轉化為資本的剩餘價值全部都成了可變資本。事實上，剩餘價值是投下於生產工具和可變資本。不變資本的分量比之可變資本的分量，增大得更為急速，這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及其轉化到社會主義的過程上，是有極為重大之意義的。

資本的蓄積，加速了機械的驅逐工人，一方面創造了財富，另一方面創造了貧困，這就發生了所謂「勞動預備軍」，發生了「相對的勞動缺乏」，發生了「資本家的人口過剩」。這是取了變化紛歧的形式，而且使資本能夠非常的加速生產過程，加速生產的可能性（結合着非常便利的信用制度，結合着在生產工具中的資本蓄積），供給我們以理解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週期發生的生產過剩之恐慌的鎖鑰——始而平均差不多每十年一次，後來就次數更多而週期更短。我們必須把站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資本蓄積，和所謂原始的蓄積，即強迫工人和生產工具分離，驅迫農民離開土地，佔領公有土地，殖民地制度，國債制度，保護關稅等相區別。原始的蓄積在一方創造了自由的無產者，在他方創造了貨幣的所有者，即資本家。

馬克思以如下的名言，說明資本主義蓄積之歷史傾向的特徵道，「對於直接生產者的剝削是以極殘酷的蠻行來厲行着的，且是在極醜惡，極鄙賤的慾念之刺激下厲行着的。自食其力的私有財產，即

那可以視為基於孤立的，個人的和獨立的工人結合着他的勞動條件之基礎上的私有財產，現在被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擠出去了，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是靠掠奪他人的勞動而存在的，但是這種勞動在表面上是「自由的」。到了這種轉化過程已經充分地把舊社會瓦解了，已經澈底地把他解體了的時候；到了工人已被轉變為無產者，他們的工作條件已被轉化成資本的時候；到了資本家的生產方法能够站穩自己脚步的時候——於是勞動之進一步的社會化，以及土地和其他生產工具之進一步轉化為社會地掠奪的（即是說公共的）生產工具（這種生產工具包含有私有主之進一步的被剝削的意思）的這一過程，就取着一種新的形式」。現在被掠奪的不復是為自己而工作的工人，乃是掠奪許多工人的資本家，這種被剝削是由資本家生產之內在規律的作用所完成的，即由資本集中的作用所完成的。一個資本家擠落他許多同流的資本家。跟着這種集中，跟着多數資本家的被少數資本家所剝削，勞動過程的合作形成便以激增的程度發展着；於是我們便看見一種有目的的應用科學來改進技術之發展的趨勢；土地是更有方法地來耕種；勞動工具傾向於取着只有用聯合的力量才能使用的形式。生產工具只有用聯合的使用，由社會化的使用才能經濟；全世界的民族都被陷入於世界市場的網中，因此，資本主義統治就一天天的取着一種國際性質。資本家（他剝奪了並獨佔了這轉化過程中的一切利益）的數目繼續不斷地減少，和他相應而生的就是擴大羣衆的貧困、壓迫、奴役、墮落繼續不斷地增加，但同時却有了工人階級的憤怒之堅絕的深刻化，這一階級，牠的人數是逐漸增加，且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構而紀律化、統一化、組織化。生產方法是隨着資本家獨占且是在資本家獨占之下而繁榮的，現在這資本家獨占反成了生產方法的桎梏。生產工具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現在達到了證明牠們已經和資本主義的外殼不相適合之一點了。這個外殼於是爆烈了。資本家之私有的喪鐘響了，剝奪者是被剝奪了。

• L (「資本論」第一卷)

此外，馬克思展開於「資本論」第二卷上之整個社會資本複生產的分析，也是非常重要而且非

常獨創的。馬克思在這裏所討論的，不是個別的現象，而是集團的現象；不是社會經濟的零星部分，而是社會經濟的總體。馬克思糾正上述古典派的錯誤，又把全社會的生產分為兩大部分——（一）生產工具的生產，（二）消費品的生產。他以引用的數字的實例做基礎，詳細地研究整個社會資本的流通——以前的比例的複生產場合和蓄積的場合。「資本論」第三卷中在價值法則的基礎上，解決了平均利潤率的轉化問題。在這里，馬克思的分析不是從個別的形勢情況或純粹膚淺的競爭形態去進行的，他是從集體現象的形勢，社會經濟總和的形勢去進行的分析，那種膚淺的競爭態形論是在那庸俗的經濟學者及同時代「界限效忠說」的辯護者中所常常遇着的一種狹隘見解。馬克思首先分析剩餘價值的起源，隨後又進而分解牠的利潤、利息、及地租。利潤是剩餘價值對於一切投下於企業上之資本的比率。具有「高度有機組織」的資本（即是包含着不變資本比之可變資本在平均比例以上的資本）產生了平均以下的利潤率。具有「低級有機組織」的資本則產生了平均以上的利潤率。資本家間的競爭，資本的由一部門自由地移動到他部門，在這種任何場合，都是使利潤率趨於平均。一定社會中一定商品的價值總額常常是和商品的價格總額相符合的。但是在個別的企業及個別的生產品部門，商品受到了競爭的影響，牠的售賣，不是照着牠們的價值，而是照着牠們的生產價格的，這種生產價格是等於已消費的資本加上了平均利潤。

這樣，價格遊離價值的事實，及利潤平均化的事實，這個人人熟知，絕無懷疑餘地的事實，是被馬克思站在價值法則上明白地說明了。因為一切商品的價值總額是和價格總額相符合的。然而要使價值（社會的）適合於價格（個別的），不是由一種簡單的直捷的道路進行的，這是一種非常複雜的事情。因此，當然的，在一種由各個商品生產者所組成的，而僅僅經由市場聯繫起來的社會中，除了向一方或他方的個別偏向彼此相殺而生之平均的、社會的、集團的規律，便沒有表現規律的途徑。勞動生產力的增加，使不變資本比了可變資本更是焦急地生長。然而剩餘價值只是從可變資本的機能來的，所以利潤率（剩餘價值的比率是對全部資本的，不是單獨對全部資本之可變資本的）常常

有低下的傾向。馬克思詳細地分析這個傾向及種種掩護或抵抗這個傾向的事情。「資本論」第三卷中非常有興味的幾部分，即那專論殖利資本、商業資本、貨幣資本的幾部分，現在不停留於這幾部分的敘述，我們轉到一個極重要的題目，即地租論了。農業生產物的生產價格，因為可耕種的土地是有限的，而且在資本主國家中，這種可耕的土地完全由私人所占有，是由生產費決定的，但不是平均土質的土地上的生產費，而是最劣等之土地上的生產費；再就是由運送貨物到市場的成本決定的，但在平均的條件下的成本，而是在最壞的條件下的成本。這個生產價格和最優良地（或在最優的條件下）之生產價格間的差異，產生了差別地租。馬克思詳細地分析了地租，並指示了牠是發生於地質優良的不同，應用到土地上的資本大小之不同，由此充分地曝露了李嘉圖的謬誤（參看特別注意批評拉伯爾塔斯（Johann Ka Rod etus）的「剩餘價值學說史」），李嘉圖以為地租所代表的不過是在最優土地和最劣土地的農業生產費之間的差額。農業技術的進步，都市的膨脹，又可以把土地從這一等轉化到另一等級。用運動和另一等級。所以，有名的「土地報酬遞減法則」，以資本主義的缺陷、制限性及矛盾歸罪於自然，那是非常謬誤的。其次，生產部門及一般國民經濟之利潤的平均化，是以競爭的完全自由，資本的由這一生產部門而流入到另一生產部門之完全自由為前提條件的。然而土地的私有而造了妨礙這種自由移動的獨占，因為這個獨占，農產物（農業中，是「低級有機組織」的資本盛行着的，那就是說，可變資本的比例較之不變資本的比例為高，因此，就能得着較高的利潤率）沒有進入利潤率完全平均化的自由過程中。獨佔者的土地所有者，能够保持他那生產物的價格在平均以上，而這個獨占價格便產生了絕對地租。在資本主義存在着的時期中，差別地租雖是不能廢除的，但絕對地租是由土地國有化，土的移底歸國家所有，而得能絕滅的。這種轉移破壞了私有者的獨占，使農業上的自由競爭進行得更更地澈更更完全。所以一如馬克思所指示，急進的資產階級雖屢次提出土地國有的急進要求，但是資產階級的大部分都害怕這個土地國有的要求，因為這在我們的時代，是獨

犯了特別重要的獨占，即一般生產手段的獨占。此外馬克思在一八六二年八月二日給恩格斯的信中，極通俗、簡單而又明瞭地說明他的平均利潤說和絕對地租說（參閱書翰集第三卷七七頁——八七頁。還有一八六二年八月九日的書翰，參閱同書八六——八七頁）。研究地租史的學者應當使自己熟悉馬克思在這問題上的分析，這是很重要的。他指示了以勞役（*Corvée*，當農奴還是農奴的時候，必須在他主人的土地上工作，以創造剩餘生產物）支付的地租，怎樣轉化為以土地成買物支付的地租（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創造剩餘生產物，而把這一部分剩餘生產物，在經濟外的壓迫下，送給地主），隨後又怎樣轉化為貨幣地租（這是買物地租的等額貨幣，如舊俄的「用益稅」〔二〕，由於商品生產的發展，貨幣就代替了現物），最後又怎樣轉化為資本主義地租，這時候農民的地位被那藉助於工銀勞動以耕種土地的農業企業家所代替了。和「資本主義地租的發生」相關連而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關於農業中資本主義的進化之銳敏的思想（在俄國那樣的後國說來，特別是重要）。馬克思說：「買物地租轉化為貨幣地租的這一轉化過程，不僅是被隨伴着，甚至於被先行着，無產日傭工人一階級的形成過程，這種無產日傭工人是爲了獲得貨幣而出雇他們自己。在開端的時期，那時這一階級的分于還只形成一種分散的現象，這種習俗必然要在比較富裕的爲自己利益而掠奪農業工銀勞動者的支付地租農民間發展着，恰如封建時代之富裕的農奴。他們自己常常也養農奴一樣，這樣，他們就漸次能積蓄一定量的財富，在值當的行程中，他們甚且能使自己轉化為資本家，於是在舊時從事獨立經營的土地所有者間，便變成了產生資本家佃農的培養場，這種資本家佃農的發展是由農業以外的資本家生產一般的發展情形決定的。」（「資本論」第三卷）

馬克思又在「資本論」第一卷上說，「農村人口一部分的被剝削，被驅逐，不僅有爲了工業資本的目的，使工人從他那生活手段之勞動工具解放出來的效果，而且更有創造國內市場的效果。」農村人口的貧困和沒落爲資本造成了勞動豫備軍。所以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農村人口的一部分不絕地

轉化爲都市手工業（即不是農業的）無產階級。這個相對的過剩人口的泉源是不會涸竭的……農業勞動者的工銀水準最是低下，他常常總有一只腳踏在貧困的泥沼中。」（「資本論」第一卷）自耕農民的所有土地是小生產的基礎，那是帶有古典形式的基礎。不過這個小生產僅備和狹隘的原始的社會組織相適合。在資本主義之下，「農民的擄取和工業無產階級的擄取，只是在形式上有不同。擄取者同樣是資本案。各個資本案以典質及高利貸擄取各個的農民。整個資本案階級是以國家賦稅來擄取整個農民階級。」「農民的小分有地不過是使資本案得以從土地引出利潤、利息及地租，使土地所有者自身得以盡其力之所及以酬償他的工銀罷了。」通常，農民總是提供自己工錢的一部分於資本案社會即資本階級，「自己則常常被降落到愛爾蘭佃農的地位，雖然仍是表面上的私有者。」爲什麼「在小農的土地所有占優勢的國家，穀物的價格比較資本主義生產力法占優勢的國家總是低下」呢？這個是因了農民把剩餘生產物的一部分無代價的提供於社會（即資本案階級）所致的。「所以，這個低下的價格（穀物和其他農業生產物的價格）是生產者之貧困的結果，決不是他們之勞動生產力的結果。」小生產之普通形式的小土地所有，在資本主義之下是衰落，絕滅，而死亡了。

「喀爾馬克思」(二) 全集第十二卷第二分冊三二〇—三三七頁——

註一，譯者註——所謂用益稅是十八世紀以後，農奴以金錢或現物完納於地主的私的租稅。

註二，譯者註——「喀爾馬克思」是一九一四年秋，列甫在瑞士時，替哥拉塔的「百科辭典」所寫的文章。

但是爲了這個辭典的反動性質和檢閱關係，印刷時有許多重要部分是被刪除了。收在這個文集中的部分是照錄了哥拉塔「辭典」上所載的樣子，所以這裡是根據了一九二五年由列甫研究所發行「馬克思、恩格斯、高克思主義」中列甫的喀爾馬克思原文譯出了的。列甫在這篇短小的文章內，却能以異常簡要的話，說出了馬克思學說的全豹。